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王健 吴继峰

推动工作、打拼事业，一帆风顺的概率是不大的。创意有了，想法有了，但是想到世事难料、前路多艰，越发觉得心里没底，不少人还没迈出第一步，就打起了退堂鼓。那些本来还不错的思路、点子胎死腹中，终致日复一日碌碌无为。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是常态。但是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踢开头三脚，并以坚持不懈的恒心和毅力向着心中的目标笃行，那就“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在《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圣哲老子指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九层之台”“千里之行”这些远大的事物、宏大的目标，无不发端于“毫末”“累土”“足下”。荀子在《劝学篇》中也提出了和老子相近的观点。荀子坚信“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而且笃定地认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强调的是要立下“千里之行”的理想。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让我们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而是要告诉我们怎样做才能顺应自然、日积月累，怎样做才能水到渠成、达到目标。理想如火种、明灯，能引领我们以积极的心态走出平庸，实现多彩人生。没有理想的生活，犹如一潭死水，波澜不兴、毫无生机。没有理想的人，心似枯井，人生也是灰暗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杰出人才，莫不是矢志不渝地坚守着自己心中的理

◎在《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圣哲老子指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九层之台”“千里之行”这些远大的事物、宏大的目标，无不发端于“毫末”“累土”“足下”。荀子在《劝学篇》中也提出了和老子相近的观点。荀子坚信“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而且笃定地认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强调的是要立下“千里之行”的理想，是坚持日进日新的躬行，是实现“道法自然”的积累。

想，正是这些伟大的理想，照亮了他们的前行之路，指引着他们九死不悔、拼搏奋斗，最终实现了伟大的抱负。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强调的是坚持日进日新的躬行。唐代有位禅师，他的修行方式很特别，不住寺庙，不住庵棚，而是在大树上搭一个像鸟窝的棚子，人称“鸟巢禅师”。唐元和年

间，时任杭州太守的白居易，听闻鸟巢禅师之名，于是前去拜访。白居易问：“吾自小学佛，几十年来，还没有入门之处，请师父指教‘什么是佛法大意’。”鸟巢禅师说：“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白居易笑了，说：“这不过是三岁孩童都会说的道理，何必用这教训我这个老头子呢！”鸟巢禅师说：“这的确是三岁孩童都会说的道理，可惜许多八十老翁也没有做到啊！”鸟巢禅师这一席话，放在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深思。“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口中日行千里，脚下不迈一步，什么理想、什么愿景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什么创意、什么思路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强调的是实现“道法自然”的积累。老子提倡立言立行、日进日新，但是他并不鼓励任性而为、盲动蛮干，而是强调要遵循“道法自然”之原则。老子教导我们要做到心中有理想、前进有目标，但也明确反对好高骛远、心浮气躁。“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做事情三分钟热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看似干得热火朝天，到头来哪一件事也干不好。定目标不切实际，违背规律去干，做起来必然不接地气、没有头绪，妄想挟山超海，也只会让我们碰得头破血流。①8



陈郡谢氏家族

百泉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唐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谢”，就是晋朝有名的两大望族——王家和谢家。其中，谢家起源于周口市太康县。据资料显示：陈郡（太康当时属陈郡）谢氏起家于魏晋时期，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为东晋立下至伟的功劳，也让陈郡谢氏成为东晋及南朝的当轴士族。谢氏与同时代的王氏，并称“王谢”。

谢氏家族真正有史可考的第一人是魏齐王曹芳时的魏典农中郎将谢纘，其为谢氏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此，谢纘子衡、衡子鯤、鯤弟褒等相继在魏晋时期进入仕途，不同程度地为家族赢得了声誉，并使自己的家族从一般的官宦之家演变为世代为官的世族之家。

东晋中期，谢氏家族传至谢安、谢万、谢石和谢尚、谢玄、谢琰等人，亦即谢纘的曾孙和玄孙辈。当时，谢安由于超高的声誉和出色的政治才能被推上了宰相的宝座，谢尚、谢万、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兵一方。谢安任宰相期间，指挥东晋 8 万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入侵的 80 万大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战最终以东晋以少胜多缔造传奇，谢安等人的声望也达到了顶点。谢安、谢玄、谢石，以及谢安的儿子谢琰，都被封公，一门四公爵，成为谢氏的代表人

物、中流砥柱。陈郡谢氏一举成为顶级士族，这是谢氏家族最为辉煌和荣耀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王谢比肩，盛极一时。“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这两句流传千古的诗，让王谢二族当年的风光一目了然。

六朝以后，世间多以王谢并称，该称呼成为中国古代世家大族的代名词。谢氏不光文治武功，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在文学上也是才华横溢、风光无限、彪炳史册。我们略举几例：

谢道韞，谢安侄女，谢奕之女，王羲之的儿媳妇，王凝之的妻子，有“咏絮女”之称。她文思敏锐，少时与家人集聚，适逢下雪，叔父谢安问诸子侄：“何所似也？”侄谢朗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韞对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咏絮之才”的成语就是从这来的，她的文采让人赞叹不已。

谢灵运，人称谢康乐，谢玄之孙，开创山水诗派，被后人誉为中国山水诗鼻祖，作有《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等名诗。唐朝大诗人李白赞之：“吾人咏歌，独惭康乐。”

谢惠连，南朝文学家，谢灵运之从弟。李白赞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

谢朓（谢宣城、小谢），谢灵运之侄，著名“永明体”诗人，“竟陵八友”之一，作有《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

名诗。他是山水诗集大成者，唐代王维、孟浩然等的作品，以及唐代诗风均受其影响。李白最佩服谢朓，曾作诗赞之：“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不说其他，这几位就足以让谢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青史留名。

谢氏故里在周口市太康县谢堂村，是谢氏世祖、谢安曾祖父、魏典农中郎将谢纘的居葬地。据谢纘墓碑（明代谱系石碑）记载：“……谢纘墓地南北长三十二步余，东西阔三十步许，柏树三十二株，去县西南三十五里老家迤西，临山面水，竹苞松茂，凿宅置院，蔑以加矣。肆今子子孙孙，不惟庶矣，而且富焉；不惟富矣，而且寿焉。达士屡见，伟人辈出，是亦阳夏之世家也。”近年来，海内外谢姓来谢堂村朝拜祭祖者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驻足沉思，思接千载：“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第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德高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

一个家族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它是几代人的艰苦创业、接续努力，更依赖于良好的门风家风，正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②8